

書評：《夏史夏文化研究書目》評介

王仲孚

書名：《夏史夏文化研究書目》

著者：周鴻翔

出版時地：香港大學中文系，一九九〇年五月

頁數：二一二

(一)

我國傳統史學的古史系統，向以夏商周為「三代」，（註一）而古史記載，夏商周雖有朝代的變革，但文化上卻大致是一脈相承的，所以孔子說：「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，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」。（註二）先秦兩漢的著述，有關夏商周的記載極多。要而言之，在古代文獻裏，商代之前有一個夏代，二、三千年來，學者皆認為如此，從來不成其問題。但是，降及現代，有所謂「古史辨運動」興起，民國十二年（一九二三年），顧頡剛發表〈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〉一文，根據《說文》「禹，蟲也，从虍，象形」，「虍，獸足蹂地也」，因而認為禹「大約是蜥蜴之類」、「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」，（註三）著名的古史大論戰即由此引發而起。

在古史論戰的過程中，顧氏後來聲明放棄「禹是爬蟲」的主張，而且對於夏代的存在也採取了保留的態度。（註四）當疑古運動熱烈進行之時，一方面疑古的學者進一步懷疑夏代的存在，例如楊寬先生著〈說夏〉一文，認為傳說中之「夏后」，實由於神話中之「下國」所演成，（註五）陳夢家先生著〈商代的神話與巫術〉，認為夏史實即商史的一部分，

《史記·夏本紀》所列夏代之十四世，即商的先公先王十四世。（註六）這些意見，都是發揚著疑古的精神，根本不認為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夏朝。但在另一方面，有的學者則嘗試從新石器時代的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的夏代結合。徐中舒先生《再論小屯與仰韶》一文，認為「仰韶似為虞、夏民族遺址」，（註七）翦伯贊先生著《諸夏分佈與鼎鬲文化》，以新石器時代之仰韶文化為夏民族之遺留。（註八）此外，傅斯年先生《夷夏東西說》、（註九）丁山先生《由三代都邑論其民族文化》，（註一〇）則完全依據文獻史料排比夏跡，考證夏代史事。顯然地對於文獻記載中的夏史採取了肯定的態度。雖然如此，夏代歷史和夏文化的真象一直未能大白，一切問題的解決，莫不寄望於考古發掘。

(二)

最近三十年來，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的開展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，考古發掘的重要遺址，除了著名的偃師二里頭以外，其他如河南臨汝煤山、登封王城崗、山西臨汾陶寺、夏縣東下馮等遺址，也都與夏文化的探索，具有密切的關係。自徐旭生先生《一九五九年夏豫西調查「夏墟」的初步報告》一文發表後，（註一一）迄今有關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的報告及論文，已經數以百計，有關討論夏史的專書及論文集，也已相繼問世。而專為討論「夏文化」而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亦有數次，如一九七七年《登封告城遺址發掘現場會》；一九八二年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《夏文化討論會》；（註一二）一九九〇年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(UCLA)舉辦的《夏文化國際研討會》；一九九一年九月在河南省洛陽市舉辦的《中國夏商文化國際研討會》等，足見夏史的研究，受到中外學者普遍的關注和重視。

有關夏史研究的論著，重要的論文集計有：一、鄒衡：《夏商周三代考古論文集》（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〇，全書共分七篇，其中第三篇《試論夏文化》、第五篇《夏文化分佈區域內有關夏人傳說地望考》，都是專論夏史的問題；二、鄭杰祥選編：《夏文化論文選集》（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五，共收論文二十六篇，附錄：《探索夏文化論著目錄》（收錄至一九八三）；三、中國先秦史學會編：《夏史論叢》（濟南，齊魯書社，一九八五），共收論文二十篇；四、田昌五主編：《華夏文明》（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一九八七），附錄：《夏代史料選編》及《建國以來夏史與夏文化研究論著目錄》（一

九五〇—一九八三)。專論夏史的著作，則有下列幾種：一李民：《夏商史探索》（河南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四）；二孫森：《夏商史稿》（文物出版社，一九八七）；三鄭杰祥：《夏史初探》（鄭州，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八）。

在台灣地區，肯定夏代的學者，一九五〇年代，僅能運用文獻資料考證夏史，如嚴一萍先生：《夏商周三代文化異同》（《大陸雜誌特刊》第一輯下冊，台北，大陸雜誌社，一九五二）、趙鐵寒先生：《古史考述》所收諸文計有：《舜禹征伐三苗考》、《禹與洪水》、《夏代諸帝所居考》、《夏民族的圖騰演變》、《夏民族與巴蜀關係》、《夏圖騰出現時期之推測》、《說九鼎》等（台北，正中書局，一九七〇）。最近二十年來，夏代的考古資料已深受學界注意，討論夏史的論文如嚴耕望先生：《夏代故居與二里頭文化》（《大陸雜誌》六十一卷五期，一九八〇）、張光直先生：《從夏商周三代考古論三代關係與中國古代國家的形成》（《屈萬里先生七秩榮慶論文集》，台北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一九七八）、高木森先生：《對夏文化的新看法》（《世界華學季刊》二卷四期，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，一九八一）、嚴耕望先生：《傳說中之夏代與二里頭文化》（《唐君毅先生紀念論文集》，台北，學生書局，一九八三）、葉達雄先生：《夏文化之謎》（《慶祝王任光教授七秩高慶·中西歷史與文化研討會論文集》，台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一九八八）、杜正勝先生：《夏文化可能討論嗎？》（《新史學》一卷二期，一九九〇）、王仲孚：《大禹與夏初傳說試釋》（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》第八期，一九八〇）、王仲孚：《最近三十年夏代考古與夏文化探索的檢討一九五九—一九八九》（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 UCLA 主辦，《夏文化國際研討會》論文，一九九〇）。香港地區，則有楊建芳先生：《夏文化的探索——中國考古學當前主要研究之一》（《明報》十七卷九期，一九八二）等。

(三)

至於最近三十年發表在各學術期刊上的論文，更是多得不可勝計，這些論著，是研究夏史的重要資料。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(UCLA)周鴻翔教授有鑒及此，特將有關夏史、夏文化研究的著作及論文，蒐集彙輯成《夏史夏文化研究書目》一書，配合一九九〇年五月在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召開《夏文化國際研討會》時出版，分贈與會學者。

本書內容共分三十二類目，計收一五四三篇論著，附加五個「表」和「作者筆畫索引」，後來增補一份「校正和補遺」

，全書目錄如下：

- 一： 夏史
- 二： 夏文化
- 三： 夏代君王
- 四： 緜，禹
- 五： 禹貢
- 六： 治水
- 七： 三江，九江，水名
- 八： 九州
- 九： 地理
- 一〇： 其他與〈禹貢〉有關者
- 一一： 神話，圖騰，九鼎
- 一二： 考古
- 一三： 龍山文化（山西南部及河南）
- 一四： 山西遺址（晉南）
- 一五： 河南遺址
- 一六： 二里頭（河南及山西南部）
- 一七： 王城崗
- 一八： 夏都
- 一九： 三亳（偃師商城，鄭州商城）
- 二〇： 碳十四年代（及碳十三）

- 二一： 陶器（原始瓷）
- 二二： 玉器
- 二三： 銅器
- 二四： 絲織，漆器
- 二五： 民族
- 二六： 城市，國家
- 二七： 社會（禪讓，母系，父系，奴隸）
- 二八： 田賦，經濟
- 二九： 宗教
- 三〇： 文字
- 三一： 文明，文化
- 三二： 其他

附表

- 表一：夏商周三代帝系比較表
- 表二：古今本《竹書紀年》夏世系比較表
- 表三：載有夏史及夏文化資料之古籍及篇目名稱表
- 表四：夏商碳十四年代表
- 表五：河南偃師二里頭墓葬出土物分類表

索引

本書的出版，為研究夏史與夏文化的學者，提供了重要的資料線索，至於本書的內容，則具有下列四項特色：

一、資料搜集宏富，英、日文論著亦網羅在內。

二、分類細密，便於查索。

三、幾篇附表如表一、表二、表三，甚具參考價值。

四、除了夏代之外，亦收及重要的先秦及早商資料，擴大了夏史研究的線索。

學術論文索引之編纂，是一件繁瑣無比的工作，必須有有心人窮年累月，盡力於斯，方能克竟其功，但疏漏瑕疵亦在所不免，著者此書的問世，對於學術研究有所助益，自是肯定的，但如能補苴疏漏，修正瑕疵，則可更臻完善，在此謹提出以下意見，以供參考：

一、作者認為「從歷史的演變及文化的發展言，一個朝代及一個文化，不可能在某一個時期的某一個空間中單獨地誕生、成長、以至於衰落，必有其來源及最終的發展。所以本《書目》所收，亦及重要的先夏及早商的資料。」（「例言」）這

個立意原本不錯，但所選入的論著，有些似未仔細篩選，因此不免失之蕪雜，甚且與主題無關，例如：

(一)所收論著之中，與夏史、夏文化、先夏或早商完全無關者頗多，應予刪除，茲列舉數篇作為參考：（所列數字為編號）

- 一四九 張光直，〈商王廟號新考〉；
- 六一二 李濟，〈李濟考古學論文集〉；
- 六一八 尹達，〈新石器時代〉；
- 六一九 安志敏，〈略論三十年來我國的新石器時代考古〉；
- 一三六二 萬九河，〈怎樣看堯舜禪讓與篡奪的關係〉；
- 一三八九 張雲澤，〈琉璃與禹貢〉；
- 一三九〇 安志敏，〈中國史前時期之農業〉；
- 一三九五 何炳棣，〈黃土與中國農業的起源〉；
- 一四五七 張光直，〈殷商文明起源研究上的一個關鍵問題〉；
- 一五〇五 黎東方，〈細說史前中國〉；

一五〇八 董作賓，〈董作賓先生全集〉；

一五二三 胡厚宣，〈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〉（以上三書包含之內容極為廣泛）

(二)有些分類項目與本書關係不大，似可裁剪者，如：

七、三江，九江，水名

一一、神話，圖騰，九鼎中的部分文章

一二、考古

一九、三毫

二〇、碳十四年代

二一、陶器（原始瓷）

二二、玉器

二四、絲織，漆器

二九、宗教

三二、其他

雖然作者在「例言」中，曾說明為何蒐羅這些論著，但它們與本書之主題甚無關連，將這些論著收入本書目，予人過於唐突之感，難稱允當。

(三)有些分類可予以精簡縮編，如：

九州、地理二類。

考古、龍山文化、山西遺址和河南遺址四類。

(四)有些書目為通俗著述，與夏史、夏文化研究毫無關連，可不必列入，如：

〇一五一 任映滄，〈歷代中興復國史述要〉

〇一五二 賈虎臣，〈中國歷代帝王譜系彙編〉

○一五五 柏 楊，〈中國帝王、皇后、親王、公主世系錄〉

○二〇六 〈紡織的來歷〉（〈人民畫報〉一九六二年二期）

二、誤認與夏代有關而收入者，如：

○五六一 徐中舒，〈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〉

○五六二 陳世輝，〈禹鼎釋文料〉

「禹鼎」是西周時期銅器，銘文內容言鄂侯率南淮淮夷和東夷大規模反周，武公命部下禹帥師幫助王師平亂，這件銅器與夏代無關。此「禹」與夏初治水之禹，並非一人。

其他所收與夏代無關之論文頗多，如：

○五二四 〈中國歷史地圖集〉（著者特註明：第一冊，無夏代地圖）

此條〈地圖集〉所列編者為「中國歷史地圖集編輯組」，「上海地圖出版社出版，一九七九」。案：如係指譚其驥先生主編之〈中國歷史地圖集〉，則第一冊有「夏時期全圖」。又，該條所列之地圖，既「無夏代地圖」，又何必列入。（見該書，頁五一）

一二〇七 顧方松，〈殷商時期的絲綢圖案〉

一二〇八 周匡明，〈嫫祖發明養蠶說考異〉

一二一〇 胡厚宣，〈殷代的蠶絲和絲織〉

一二一五 孟世凱，〈談談甲骨文中有關蠶桑的真偽資料〉

一二一六 蔣猶龍等，〈中國的蠶桑〉

一二一八 陳雲昌等，〈臺西村商代遺址出土的紡織品〉

一二一九 〈兩件有絲織品花紋印痕的商代文物〉

（有關絲織與蠶桑論文，大多與夏代無關）

三、排字錯誤者：

○五五二 徐炳「旭」↓「旭」爲「昶」之誤，作者筆畫索引亦誤。

一一九二 從傳出商「立」地區：↓「立」爲「丘」之誤。

《商「立」師專學報》之「立」亦爲「丘」之誤。

一二五九 鄭「傑」祥↓「傑」爲「杰」之誤。

作者筆畫索引第十二畫「黃士強：○一六三」，「○一六三」應改爲「一〇六三」。

註釋

註 一：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：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正道而行也」。何晏《集解》：「馬曰：三代，夏殷周」。先秦學者也有以「虞夏商周」爲「四代」的，例如：《左傳·莊公三十二年》內史過之言：「故有得神以興，亦有以亡，虞夏商周皆有之」；《墨子·非命下》：「子胡不考之乎商周虞夏四代」。

註 二：《論語·爲政》，孔子答子張問。

註 三：顧頡剛：《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》，《古史辨》第一冊中編，台北，明倫出版社，頁五九—六六。

註 四：顧頡剛：《答柳翼謀先生》，《古史辨》第一冊下編，頁二二七；《古史辨》第二冊自序，頁三；顧頡剛、童書業：《夏史三論》，《古史辨》第七冊下編，頁五九—六六。顧氏強調在詩書中「禹是禹，夏是夏，兩者間毫無交涉」，對於文獻記載中的夏代，他的看法是「雖無確據以證夏代之必有，似乎未易斷言其必無也」。

註 五：楊寬：《說夏》，原刊《禹貢半月刊》，七卷六、七合期，收入《中國上古史導論》第十篇，《古史辨》第七冊上編，有二七七—二九二。

註 六：陳夢家：《商代的神話與巫術》，《燕京學報》第二十期，頁四九—四九四，民國二十五年。台北，東方文化書局，民國六十一年（一九七二）影印。

註 七：《安陽發掘報告》第三期第五篇，民國二十年（一九三一）。

《夏史夏文化研究書目》評介

註八：翦伯贊：〈諸夏分佈與鼎鬲文化〉，《中國史論集》，文風書局印行，一九四七。

註九：〈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〉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，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。

註一〇：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〉第五本第一分冊，民國二十四年（一九三五）。

註一一：〈考古〉一九五九年第十一期。

註一二：一九八二年由林壽晉先生籌組，香港中文大學也召開過一次〈夏文化討論會〉，僅見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七日香港〈大公報·副刊〉〈夏文化討論專輯〉，其他則未得其詳。